



見えない海祭りの場
Invisible Worship Venue of Kebalan Sea Ritual
文·圖—宮莉筠（花蓮縣豐濱鄉新社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）

看不見的海祭場

社區實踐

「早上七點在第一海祭場，九點在小湖魚港，七點妳不能去，九點可以，但不能拜海。」還記得那時候真的聽不太懂先生在說些什麼，後來當我漸漸參與部落事務，更貼近他們的生活後，我才漸漸明白這看不見的海祭場的重要性。

海祭只有男性才能參加

先生家是住在花蓮縣豐濱鄉的新社部落，這裡的大多數居民是噶瑪蘭族，聽長輩們述說過去的歷史，提到祖先是划著船從宜蘭遷過來的，而他們上岸的地方，就是祖先在的地方，所以才在此進行「海祭」，也只有男人可以參與，但男人的太太如果不幸過世就不可以參加，這是一大禁忌，而女性直接被告知不可以參加，就連遠觀也被嚴格禁止。不過後來漁港搬遷他處，所以在現在的漁港，小湖船澳，變成是第二海祭場，我們會舉辦活動，也有安排聚餐，而且女性均可參加，不過「拜海」還是一樣，只能是鰥夫外的男性才可以去參加。

遭遇消波塊事件

前幾年，突然發現新社部落的沙灘有人在進行灌漿消波塊的工程，在旁耕作有機水稻的我驚慌失措，急急忙忙去詢問別人，這才發現那是災修工程，要修築海堤，而且要放很多很多消波塊在沙灘上，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，也沒有看到現場的施工圖，但覺得放消波塊好，房子道路安全。仔細了解後，赫然發現我們的第一海祭場即將要被消波塊給蓋住，海堤也沒有設計讓人下海的道路，後來去徵詢多方的意見，發動起連署活動，後來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處長於是親自來現場勘查，並允諾我們會增設下海的階梯，並會將出海口的消波塊全部移開，空出海祭場，也將沙灘上的消波塊全數搬移到岸上，用來護住邊坡。

當看著沙灘上的消波塊一塊一塊地被緩慢的吊起，我心情真的非常地激動，了解很難改變的事情都



頭目耆老與年青人齊聚參與打不岸溪開工儀式。

能成功，可見「海祭」在新社部落族人的心目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自從消波塊事件以後，部落事務都會召開事前的部落說明會，期望能大大減少誤解及衝突的發生。

因緣際會

而也因為這件事的緣故，我們結識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、地球公民基金會，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…等等環保團體，並與花蓮縣新社國民小學合作開發「海洋課程」。另外，新社部落在農改場介紹，並運用花蓮林區管理處的資源，更和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合作舉辦「珊瑚礁體檢」活動，還有今年的珊瑚礁地圖，及和東華大學、花蓮農改場、花蓮林區管理處，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、農糧署東區分署合作組成「森川里海農漁業倡議平台」。今年幾個族人還首度嘗試無農藥、無化肥、無殺螺劑的日曬米品牌，稱之為「向海米」。大海日夜不停地推浪上岸，新社部落的噶瑪蘭人也一直一直與海相依共存。

我當初選擇種植有機農業，是真心希望能挽救全校只剩13個人，正面臨被裁併的新

當看著沙灘上的消波塊一塊一塊地被緩慢的吊起，我心情真的非常地激動，了解很難改變的事情都能成功，可見「海祭」在新社部落族人的心目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



當看著沙灘上的消波塊一塊一塊地被緩慢的吊起，我心情真的非常地激動，了解很難改變的事情都能成功，可見「海祭」在新社部落族人的心目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

社國小。所幸今年全校人數已多達25人，孩子們慢慢的回來了，在外地的年輕人也漸漸地回來了，我們部落的力量悄悄凝聚了。族人們共同推動了許多的計劃，像是部落課輔教室、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計畫、語言推動組織、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健康站，也相對提供了許多的就業機會，更讓部落族群的連結與互動更加緊密了。

用實踐建立共識

部落空間是連續的，我們與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合作，進行溪流生態檢測與護溪巡守，也透過部落會議共同來討論封溪的評估與確認。這些再再都是族人們意見的交流與共識，完全建立於來來回回的動態實踐過程。



族人的第一海祭場。



噶瑪蘭新部落選擇將文化權力握在自己的手上，當自己認同自己族群的價值，孩子與年青人的認同，就會成為回家的路之那條源源不斷的水流。



進行「森川里海農漁業倡議平台」會議，族人們熱烈參與。

日前，噶瑪蘭族群委員適任性的爭議問題，徹底點燃了族人們心中的怒火，網路上的交鋒不斷，更發起集結抗爭活動，鬧得沸沸揚揚，在我看來，族人們並不是暴民，是經過勇敢的長輩們在多年前到處進行演出，才得以爭取回自己的名字kebalan，他們更前進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出更改回噶瑪蘭，更接近族語發音，族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明確表達出自己的心聲。

部落集體意識的力量

當一塊一塊大大的消波塊被吊車吊起緩緩移動的霎那，我知道我看見了部落集體意識轉化為實相的可能，今年颱風並沒有進來，第一海祭場的沙灘到現在還在，我們的「換膚沙灘」，在以前可是終年綿延百來公尺遠，有著海龜下蛋，整個海底滿是美麗珊瑚、滿是豐沛魚蝦，是一個可以颯帆進出的偌大商港。揉揉眼，我好像真的看到了。

回到我們的有機生態水稻田，揉揉眼，是我眼花看錯了嗎？那是蝦，就在我們努力復耕八年後首次見到。拍照後去問了洄游性



真米蝦爬上水稻田的水管上。



「新社海岸地圖」成果發展會的海報。

蝦類專家，專家說那是「真米蝦」，我們仔細討論推敲後，當生態廊道暢通了，生物的棲地恢復了，環境準備好了，生物他們會自己找路回來。再仔細認真想一想，當初我們移動消波塊，讓沙灘不流失、保持原貌，並持續進行耕作，讓土石翻動，順水堆高出口落差，營造出全年都有水的濕地樣貌，使生態廊道持續保持有水，野溪不進行砍草作業，提供了生物可以遮避躲藏之處，也挖製內溝，使之成為穩定的棲息地，在爬不上的水管落差中，我疊堆著石頭，也架設牽引繩索，瞬間一隻隻真米蝦爬上，並延著管壁水面努力地爬進內溝，在進行夜間訪視時，也看見了一隻隻跳動、閃爍亮亮的蝦眼。真的是太美了！

認同自己族群的價值

你說，孩子不回來部落嗎？年青人不回來部落嗎？回家的路，就像真米蝦回家之路一樣，需要我們一步步的去建置，需要豐富的知識，需要熱心的引導，更需要堅定的信念，還需要一點運氣。噶瑪蘭新部落選擇將文化權



護溪巡守的告示牌。

力握在自己的手上，當自己認同自己族群的價值，孩子與年青人的認同，就會成為回家的路之那條源源不斷的水流。

還記得，海祭場事件，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處長詢問是否需要協助部落製作海祭場的標示嗎？我們的回覆是，「感謝處長，我們不需要任何標示，只需要留給我們一條和祖先見面的路。」

謝謝這幾年的一切，看不見的海祭場在族人們的心裡都被看見了。◆



宮莉筠

新竹人，1977年生，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噶瑪蘭族媳婦。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畢業。曾任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。是三個孩子的媽，熱愛種田，喜歡和植物、動物說話。現任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。